

伊蓮娜·貝赫 著
林雅芬 譯

「翻開日記的第一頁，你就知道這不是一般的作品。」

巴黎少女， 一九四二

60年後首度公開，
一位巴黎少女

勇敢面對時代的日記，
屢創法國出版界奇蹟，

售出24國版權！

Journal d'Hélène Berr

先覺出版

四
女
九
四



人文思潮 088

巴黎少女，一九四二

作者 / 伊蓮娜·貝赫

譯者 / 林雅芬

發行人 / 簡志忠

出版者 /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樓之1

電話 / (02) 2579-6600 · 2579-8800 · 2570-3939

傳真 / (02) 2579-0338 · 2577-3220 · 2570-3636

郵撥帳號 / 19268298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總編輯 / 陳秋月

資深主編 / 李美綾

責任編輯 / 王妙玉

美術編輯 / 金益健

行銷企畫 / 吳幸芳·陳嫻蓀

印務統籌 / 林永潔

監印 / 高榮祥

校對 / 劉珈盈·王妙玉

排版 / 陳采淇

經銷商 / 叩應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 圓神出版事業機構法律顧問 蕭雄淋律師

印刷 / 祥峰印刷廠

2010年1月初版

Journal d'Hélène Berr © Éditions Tallandier, 2008

Tradi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2010 by The Eurasian Publishing Group
(imprint: Prophet Press)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Éditions Tallandier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獲法國在台協會「胡品清出版補助計畫」支持出版。Cet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Hu Pinching", bénéficie du soutie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e Taipei.

定價 320 元

ISBN 978-986-134-146-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巴黎少女， 一九四二

伊蓮娜·貝赫 著
林雅芬 譯

d'Hélène Berr

序

以詩心照亮黑暗的勇敢女孩

派屈克·蒙迪安諾

一個走在一九四二年巴黎街頭的年輕女孩，自這年春天起就隱隱有股不安的預感，於是從四月開始寫下她的日記。儘管時空距今已超過半個世紀，我們卻彷彿在日記的每一頁裡與她同在，陪伴著這位德軍占領時期在巴黎街頭時而孤單的女孩，日復一日。在那個寂靜的巴黎，她的聲音依稀不遠……

第一篇日記寫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七日星期二下午，她到維爾萊司特街四十號，詩人保羅·瓦樂希（Paul Valéry）的門房太太那裡，去取回她大膽請求老詩人幫她題詞簽名的書。她按了按門鈴，一隻狐狸狗衝向她狂吠。「請問，瓦樂希先生是不是留了一個小包裏給我？」瓦樂希在書的襯頁上寫著：「致伊蓮娜·貝赫小姐」，上頭還留了一段話：「初醒時分，光線和煦，朝氣勃發

的藍天何其美麗。」

讀著伊蓮娜·貝赫的日記，讓人感覺到那年四、五月分的巴黎，她的生活情景似乎與瓦樂希的詩句交融相映。她到索爾本大學上課，為英語學士學位作準備；與在舒夫羅街文學館初識不久的「灰眼珠男孩」結伴同行，後來還一起在那裡聽巴哈的大合唱、單簧管協奏曲以及莫札特的管弦樂曲。她和這個男孩以及其他同學一起漫步拉丁區。「陽光普照、人群熙攘的聖米歇爾大道，」她寫道，「從舒夫羅街起，一直到聖傑曼德佩大道，這幾段路特別讓我高興。」有時她會到巴黎郊區歐柏強維爾一帶的鄉間小屋度過一整天。「那一整天都完美至極！從日出時分的充滿清新、希望與光亮，到夜晚的柔和寧靜，我關上窗戶，久久沉浸在那個氛圍裡。」

我們感受到這個芳齡二十的女孩身上有著幸福的氣息，有著想放任自己翱翔於事物溫柔表面之上的渴望，和藝術與優越洞察力兼具的氣質。她深受英國詩歌與文學的薰陶，極有可能成為像凱瑟琳·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這般敏感細膩的作家。讀著日記前五十頁，讓人幾乎忘了她所身處的殘酷年代。然而那年四月某個星期四，她到索爾本大學上完課之後，和一位同學在盧森堡公園散步，他們在水塘邊駐足，正當陶醉在陽光下的水波折射、孩童的小帆船以及藍天（這個藍天正好呼應了瓦樂希的親筆題詞）等眼前美景時，她卻提及她的同學這樣對她說：「德軍將贏得戰爭。」「假如德軍贏的話，我們會怎樣？」「唉呀！不會有什麼改變的……陽光和水永遠都會存在的……」「我強迫自己說：他們才不會讓所有的人享受陽光和水呢！幸好，這個句子拯救了我，我才不想當個弱者呢。」

這是她首次在日記中影射自己所生活的灰暗時代，提起她自己的憂慮。如此自然婉轉的筆

調，格外讓人猜想到她身處在這個陽光普照卻冷漠的城市裡的孤獨。一九四二年春末，她依然走在巴黎街頭，但陰影與陽光的抗衡日顯激烈，而陰影漸漸地占據地盤。

一九四二年六月，對她而言，是一連串考驗的開始。八日星期一，是她首次必須配戴上黃色星狀標誌的日子。她感受到和諧的幸福感與現實世界的可怕惡行二者毫不相容。她寫道：「今天的天氣非常清爽、陽光普照，小鳥吱喳叫，像極了保羅·瓦樂希筆下的早晨時光。今天也是我戴上黃星的第一天。這是現今生活的兩個面向：清新、美麗、生命的稚嫩——體現明亮清澈的晨光；野蠻、邪惡——則是這個黃星所代表的意義。」巴比倫地鐵站、拉丁區、索爾本大學穿堂、圖書館等地……在這些近乎固定的路程上，她不斷注意同學們對黃星標誌的反應。「我感受到他們所有人的痛苦與愚蠢。」軍事學校地鐵站的查票員對她下令：「坐到最後一個車廂去。」這是配戴黃星標誌者被迫搭乘的車廂。她在此時讓我們知道她對這個黃星標誌的感受：「我決定不戴它，因為我認為這如同一種恥辱，證明自己屈服於德國法律之下……晚上想法卻又變了：相較於那些配戴『徽章』的人來說，我覺得不配戴『徽章』是一種懦弱的行為。」隔天，她在孤獨中想像有人這樣詢問她：「那麼，您為什麼要戴著這個星星呢？」她回答道：「那是因為我想要證明自己的勇氣。」

之後，在六月二十四日，她依然以平穩的語調訴說著，她已了解到自己所遇上的考驗具有決斷性。「昨天晚上我想著要把它寫下……今天早上，我強迫自己寫出來，因為我想要自己記住這一切。」這裡指的是她的父親被逮捕的過程。他被法國警察送到蓋世太保的「猶太人審問局」，然後先轉送到警政署，再送往唐西營區。被捕的理由是：他的黃星標誌沒有縫在外套上，因為他

一廂情願地以暗釦固定黃星標誌，以便輕易地將黃星標誌固定在所有的衣物上。在警政署裡，「法籍」猶太人與「外籍」猶太人不再有差別。伊蓮娜的父親：雷蒙·貝赫，這位礦產工程師、庫爾曼集團的前任總經理，一位曾獲頒軍功勳章與榮譽勳章的將士，和八名「同種族」的人士共入監牢，不過他倒是享有一九四〇年十月三日所頒發第八號法令的權利：「凡在文學、科學、藝術等領域對法國政府有特別貢獻的猶太人士，可依據國家委員會決議之個別法令，正式提出理由說明，將可免除本法律規定之禁令項目」。他因此可坐在木凳上，在警察人員的監視下，與伊蓮娜及伊蓮娜的母親會面。警政人員已取下他的領帶、皮帶與吊褲帶。「警官爲了讓我們安心，向我們解釋，這是一道命令，因爲昨天有犯人試著上吊自殺。」

於是在伊蓮娜·貝赫的思緒裡產生了一道裂縫，阻隔於她習以爲常的平靜學生生活，以及父親在警政署羈押室被當作罪犯監視的景象之間。「這是一道難以跨越的深淵。」她如此寫道。但日記語調依舊不變，無絲毫的讓步、亦無任何浮誇的辭藻。始終簡短的句子，讓我們發現這個年輕女孩是多麼經得起淬鍊。當她的父親被送往唐西營區，她意識到所有荼害一九四二那年夏季的巴黎的一切，她同時也了解到，那些終日忙於日常生活瑣事的人或是選擇逃避的人，對這些惡行是視而不見的。對於這些人，伊蓮娜還是心胸寬大地看待他們。一個如此有才氣、如此細緻的年輕女孩，大可把思緒重心轉往求援、做出驚恐的模樣示弱或乾脆前往自由區尋求庇護。然而，相反地，她一點也不逃避，還自主地激發出足以承受痛苦與不幸的堅強。

一九四二年七月六日，她主動前往法國猶太人聯盟，自薦成爲社會義工，爲那些被羈押在唐西營區與雷瓦省營區的人服務。她每天接觸到的，是因逮捕行動而支離破碎的家庭，並且直接

見證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所有恐怖行動：「巴黎冬季自行車賽場大逮捕行動」「唐西營區行動」以及巴比尼車站清晨以運貨火車遣送猶太人的慘劇。一名法國猶太人聯盟的主管曾這樣對她說：「你們在這裡沒什麼事好做！我只能給你們一個建議，離開吧！」但她卻留了下來，她在一種不可逆的熱情中跨越了界線。

她的勇氣與光明磊落，她的心思澄淨，讓我想起韓波的詩句：

因為敏銳的洞察力

我失去自己的生活

她預感到自己奔走行動的大限。她寫道：「我們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過生活，而不再是一週、一週地生活在一起。」但她也寫到：「我想要贖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看到伊蓮娜的某些日記篇幅時，會讓人聯想到哲學家西蒙娜·威伊（Simone Weil），因為伊蓮娜將這本日記視為將要轉交給她的朋友尚（那個拉丁區的「灰眼」男孩）的信件，而她甚至於不知道他是否有一天真能讀到這本日記。這本日記有時會讓人想起同一時代的西蒙娜·威伊寫給安東尼歐·亞達海斯那幾封令人痛徹心扉的信。的確，西蒙娜·威伊也大可寫下伊蓮娜的這句話：「今年所結交的友誼將烙印著真誠、深刻，以及旁人永遠無法了解的溫柔，這是彌封在反抗與考驗裡的祕密協定。」然而，伊蓮娜·貝赫與西蒙娜·威伊不同的是，她對幸福、對陽光普照的早晨、對與心愛的人一同散步的璀璨巴黎大道是非常易感的，她的床頭書單沒有任何的哲學書籍，只有詩歌與小

說。

她的日記中斷了九個月，她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定決心再開始寫。她美麗纖細的筆跡變得尖銳、斷斷續續（如書中手稿所示），在在讓人聯想到，在沉默的九個月時光裡，她必定是經歷到極嚴重的事件。她寫著：「辦公室的女同伴們都被逮捕了。」縈繞在腦中的念頭一直反覆出現在她的筆下：「別人都不知情……」「無法與別人溝通……」「我無法談論，因為大家都不相信我……」「有太多的事，我們無法談論……」以及這句被逼急的真心話：「將不會有任何人了解今年夏天我所熬過的這個毀滅性經歷。」

她還寫道：「此時此刻，我們活在歷史當中，而那些把歷史濃縮成話語的人，那些將能以這些話語為榮的人，他們會知道自己文章字裡行間承載著別人的苦痛嗎？」在保持了那麼長久的沉默之後，她的筆調依然明亮，卻也述說著一些與我們遙不可及的事，彷彿愛蒂·希蕾桑的作品《威斯特柏克的信》的內容一般遙遠。她依然沒有離開地獄圈，在這個城市散步時，她總是被一些充滿友情與鼓舞的景象所感動：杜樂希花園的小門、水上的落葉、巴黎明亮耀眼的美景……她還到賈利納尼書局買《吉姆爺》與《感傷之旅》這兩本書，但藉由她的簡短描述，我們發現她愈來愈容易陷入這個城市的黑暗陷阱當中，陷入日記裡不時提到的那些不受社會諒解的街區中。仁愛街，正是她那些社會義工的同事們，以及她的摯友方斯華絲·貝漢被捕的地方，而伊蓮娜·貝赫意外地逃過那場大逮捕行動；位於克勞德貝納街的青少年與兒童之家，是「猶太人審問局」裡的陰險警察們搜索、堆放那些從被解送者身上搜刮來的財物的地方。位於芙格琳街的少女之家，裡頭的女孩們在巴黎解放前遭逮捕，並送往德國集中營。伊蓮娜也經常到涅葉鎮的愛德瓦諾

堤耶街中心去照顧孩子們，帶他們去散步，當他們生病時，帶他們去賽維爾街上的兒童診所，或是前往位於桑太赫街的芙格琳街醫院。在這個中心裡有「帶著燦爛笑容」的嘟嘟偉格希伯、小歐黛德、「讓我牽著小手，全渥葉鎮我最喜愛的孩子之一」的小安德烈卡恩，還有一個四歲、連名字都不知叫什麼的孩子……這裡頭大多數孩子都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被解送走了。

某個午後，我想循著這些街道走，讓自己更了解伊蓮娜·貝赫當時的孤獨。克勞德貝納街與芙格琳街，兩條街均離盧森堡公園不遠，位處於被某位詩人稱為「護牆大陸」的地帶邊緣，宛如巴黎綠洲，很難想像邪惡竟然曾經滲透此地。愛德瓦諾堤耶街則在布倫森林近處。一九四二年肯定仍有一些午後時光，戰爭與占領軍在這些街道上遙遠且不真實的。但對一位名叫伊蓮娜·貝赫的年輕女孩來說，卻並非如此，她自知身處災難與野蠻核心，但卻無法向身邊可愛卻冷漠的路人訴說。於是她寫下這本日記。她是否曾預料到，遙遠的未來會有人讀到這本日記？或者只是害怕自己的聲音將如同數百萬遭屠殺的人一樣，就此消逝不著痕跡？現在，讓我們靜靜地打開扉頁，聆聽伊蓮娜的傾訴，與她並肩同行，她的聲音與身影將伴隨著我們一生。

伊蓮娜·貝赫與她被剝奪的一生

瑪希耶德·傑柏

「想到自己萬一被抓的話，安德蕾將還能保留這些日記，留住某種屬於我的東西，留下我最珍貴的物品，對我而言，這是一種幸福。因為現在的我已不再掛心其他任何物件，該受到捍衛的，是人的靈魂與回憶。」

伊蓮娜·貝赫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日記

「生者心中，永存著對逝者的回憶。這種逝者在生者心中永遠存在的感受，正是我們唯一能夠確切印證靈魂不朽的體驗。」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日記

伊蓮娜·貝赫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生於巴黎，母親是羅德西格愛麗家族的安朵蘭黛，父親為雷蒙·貝赫。兩人祖籍為猶太人，但雙方家族均早已入法國籍。

這對夫妻有五個孩子：賈桂琳：出生在一九一五年，但六歲時死於猩紅熱。伊梵娜：出生於一九一七年；丹尼絲出生於一九一九年；伊蓮娜出生於一九二一年；傑克出生於一九二二年。在

完成布德蒙維爾中學教育之後，伊蓮娜以「非常優異」的成績評等，於一九三七年取得第一個高中畢業文憑（主修拉丁語言），並於一九三八年六月分以同樣亮眼的成績取得第二個文憑（主修哲學）。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間，她同樣以出色的成績在索爾本大學取得英文學士文憑，隨即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取得「英國文學與英文」研究文憑，她以「莎士比亞作品中，對羅馬歷史的解讀」為題，提出一份引人矚目的論文，並獲得十八分的高分（滿分為二十分）以及「非常優異」的評語。但一九四二年十月，由於維奇政府反猶太人的法令規定，致使她無法報考教師資格會考，於是她提出了一份文學博士的論文綱要，研究主題為古希臘思潮對濟慈的影響。

自一九四一年起，她成為由丹尼絲與佛萊德·米羅（Fred Milhaud）^①共同創立的地下組織「臨時互助會」的核心工作人物。伊蓮娜與三姊丹尼絲以及堂姐聯手把猶太孩子們送到褓母家寄養，尤其是送到索恩盧瓦爾省的褓母家，而她的母親安朵蘭黛則負責向個人或企業團體募集資金。伊蓮娜自詡是猶太孩子們的依靠，她拒絕放棄他們，隨時準備好奉獻生命，以證明她想要忠於他們的決心。

一九四二年四月七日，她開始寫日記，記下日常事件，但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之間，她中止了日記的撰寫。

一九三九年，她的二姐伊梵娜嫁給了丹尼爾·史瓦茲，生了一個小男孩（瑪希姆）之後，舉家前往自由區，而她的弟弟傑克也到了自由區。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二日，她的三姊丹尼絲與方斯華·傑柏結婚。伊蓮娜從此與父母親一起住在巴黎第七區艾利瑟—雷克呂大道五號的家庭式公寓

裡。

她按時把這些日記託付給安德蕾·巴蒂歐保管，廚娘巴蒂歐在貝赫家服務已長達半個世紀之久。伊蓮娜希望萬一自己被逮捕的話，安德蕾能將這份日記轉交到她的未婚夫尚·莫拉維奇手上。伊蓮娜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索爾本大學的大梯型教室裡頭遇到尚。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尚離開巴黎，經由西班牙抵達北非，並在那裡加入法國自由軍^②。

從一九四二年開始，大迫害行動打擊著貝赫一家人：六月二十三日，雷蒙·貝赫在庫爾曼公司^③被逮捕，他是這家公司的前任總經理。他被送往唐西營區，幸好庫爾曼公司繳交了一筆保證金，所以德國當局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釋放了他，但卻強制規定他只能在家裡完成所有的工作，不得與公共群眾有所接觸。雖然限制愈來愈大，這個家庭卻愈來愈需要經常離開住所。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四日，伊蓮娜·貝赫寫著：「我繼續在安德蕾家過夜，而爸爸媽媽睡在羅賽勒家。每晚離家前，總會對離家的必要性再三質疑……」「……只是，好疲倦、好想要在夜晚時刻待在我們自己家裡、想要睡在我們自己床上的這個已經過反覆考量而我也已自動拋棄的想法，會一而再地浮現。」不同的人因此接應他們。一九四四年三月七日貝赫家人決定返回住所睡覺，就這樣，在八日七點三十分他們被逮捕了，轉送往唐西營區。伊蓮娜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她二十三歲生日當天，和她的雙親一起被送往德國集中營。

① 這個組織協助拯救一萬一千個被解送者當中近五百個孩童。在總共將近二千名的被解送孩童中，甚至有未滿六歲的。

② 他參加了一九四四年八月的普羅旺斯登陸作戰，並於一九四五年加入盟軍深入德國國土。

③ 兩次大戰間，該公司在法國的化學工業發展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雷蒙被送往摩諾威茲第三區奧斯威辛集中營，他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底被暗殺於此地。大衛·魯賽（David Rousset）在一九四七年於《我們的死亡歲月》（*Les jours de notre mort*）這本書中曾經提到：

「雷蒙·貝赫的回憶助他一臂之力，雷蒙·貝赫因為腳部的蜂窩組織炎從集中營中護理站回來，儘管他已受到十六囚典獄長那位共產黨德籍猶太人，以及年輕的波蘭籍復健師馬奈利（Manelli）等人的細心照料，雷蒙·貝赫依然沒有逃過波蘭主治醫師的迫害，這位主治醫師是一個憤世嫉俗、仇視猶太人的人，他在幫雷蒙·貝赫手術過後，很可能是基於上級的命令，將他給毒死。」

「貝納非常驚訝地回憶起雷蒙·貝赫這個單純的男人以清晰且有說服力的方法談論著數學的模樣，這是他在他們面前，為他們、也為自己而研究出來的一種逃避現實的特殊方法。在他的集中營生涯中，始終存在著一股如此強大的意志力，想要持續保有自我的堅定。這股力量在貝納的內心激發出一種熾熱的競爭心。因為雷蒙·貝赫仍然如此年輕，依舊保有熱誠。而他也自創出一些貝納所欣賞的理想典範，這種理想典範足以讓人一直到死，都還把這些人當作是傳奇英雄，貝納甚至還想要和雷蒙·貝赫有著一樣的人生終點。」

一九四四年五月，安朵蘭黛被送往毒氣室。

伊蓮娜只多活了一年。一九四五年一月，她從奧斯威辛集中營被撤離，在十一月初被轉送往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她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就在集中營被英軍釋放的幾天前，感染傷寒，由於疏於醫療照護，因此死亡。